

日本海洋文学的“海”空☒叙事： 以水上勉的《☒☒海峡》☒中心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武蔵野大学グローバルスタディーズ研究所 公開日: 2025-10-06 キーワード: 日本海洋文学, 水上勉, 海, 空☒叙事, 《☒☒海峡》 作成者: 劉, 楚婷, 劉, 偉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mu.repo.nii.ac.jp/records/2000717

〔研究論文〕

日本海洋文学的“海”空间叙事 —以水上勉的《饥饿海峡》为中心

日本海洋文学における「海」の空間叙事

—水上勉の『飢餓海峡』を中心に

刘 楚婷·刘 伟

キーワード：日本海洋文学、水上勉、海、空间叙事、《饥饿海峡》

“海洋”，因其具有博大的胸襟，包纳百川；因其坚韧的性格，永不停息；因其沉稳内敛，水波不兴；因其浩瀚无垠，神秘莫测，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也在世界各国海洋文学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日本四面环海，丰饶的海洋滋养着岛国的人民，孕育出丰富多元的海洋文化。又受到海洋的吸引，从古代开始，便激发了日本人对大洋彼岸的大陆和岛屿莫名的幻想和浓厚的兴趣，促使他们不断地跨越海洋进行探索、探险、交流，甚至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向海外扩张。生于海边、亲近海洋的，以及来往于东南亚、东北亚等国家之间的大批日本作家和学者，基于他们的海洋体验，创作了大量海洋文学，构筑了日本独具特色的内部海洋文学和外部海洋文学的文学版图。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日本学界，还是中国学界，对日本海洋文学的研究少之甚少，亟待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

这其中，在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庞大的文学世界中，“海洋”作为关键的空间象征符号频频出现。“海”的意象在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凸显主题思想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水上勉的海洋文学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饥饿海峡》为中心，剖析“海”意象及其空间叙事，探讨水上勉的海洋书写与社会批判的关系，揭示水上勉的海洋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及其对日本近代化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深度思考。

一、何谓海洋文学及日本海洋文学概观

在中国学界，较早提到海洋文学的文章是1929年发表于《南国周刊》的阎折吾的《从海洋文学说到拜伦，海贼及其他》，认为环境给人深刻的影响，会作用于人的气质与精神，而海洋文学同样是作家在海洋环境的熏陶和影响下诞生的（转自陈绪石，2024-7-8）。到了1942年，柳无忌发表了《海洋文学论》一文，从国家的角度建构了海洋文学理论，倡导海洋文学顺应国家需求，通过文学培养读者的海洋意识（柳无忌，1942）。然而最早对“海洋文学”这一概念加以明确界定的则是1975年朱学恕在《大海洋》诗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他将海洋分为“外在海洋”与“内在海洋”两个方面：“外在海洋”是指客观自然界中的物质海洋，“内在海洋”则涉及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即包括“情感的海洋”“思想的海洋”“禅理的海洋”和“体验的海洋”四个方面（转自陈思和，2000：92）。

不过这种从物质海洋和精神海洋两个层面对海洋文学的划分,范围辐射宽泛,难以清晰把握。而龙夫在《回归大海的倾诉:日本学者论海洋文学的发展》中对海洋文学的界定则更值得借鉴,他说:

所谓海洋文学,通常是指以海洋为题材或根据在海上的体验写成的文学作品。但笔者认为这样的作用还称不上基于世界共识的“海洋文学作品”。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学是,主题与海洋具有的特性密切相关,并受海洋的特性支撑的文学作品。给人们的心灵带来特殊的文学兴趣和感动的海洋特性,笔者将其简单地概括为“人们在理性、感性和意志方面对海洋具有的特殊兴趣”。

理性兴趣层面的海洋文学作品,主要以研究和观察广阔的覆盖地球3/4面积的海洋空间及现象为主题。(中略)感性层面的海洋文学作品,以揭示人与海的关系为主题。这个领域的作品描写独自的体验和感受,让海洋的特性打动人的情感。(中略)在意志层面上,海洋文学作品主要表现为海洋为舞台的人们的社会活动,借海洋阐发作者理念、思想及社会认识。

(龙夫,2004:22)

龙夫的这一界定,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海洋文学的内涵。而段汉武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出海洋文学两大特性:其一是主题与海洋密切相关,并以海洋特性为支撑的文学作品;其次渗透着海洋精神,或体现着作家明显的海洋意识,或以海或海的精神为描写或歌咏对象,或描写的生活以海为背景,或与海联系在一起并赋予人或物以海洋气息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列入海洋文学的范畴(段汉武,2009:19)。上述观点都对日本海洋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而最新的研究则围绕日本的海洋文学进行挖掘和探讨,《论柳田泉的日本海洋文学研究》一文指出:所谓日本海洋文学,泛指日本文学作品中以海洋为叙事舞台展现日本人的海洋精神、反映日本人与海洋关系的文学作品(商倩,2024:97)。

另一方面,日本素有“海国日本”之称,然而这一称呼实际却肇始于近代“黑船来航”事件之后。经此事件,日本被迫从闭关锁国转变为对外开放的状态。较之海外的严重落后催发了国内翻天覆地的倒幕维新运动,日本自此进入近代化的迅猛发展阶段,逐渐显露出对于海外丰饶世界的巨大野心。而日本海军的崛起,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则成为日本学界思考和界定“日本海洋文学”的重要契机。日本海洋文学研究最早可见于1900年幸田露伴发表的《海与日本文学》,他详细论证了日本海洋文学不发达的原因,并提出了“海国日本应该振兴海洋文学”的观点(幸田露伴,1947:360-365)。木村鹰太郎于1902年发表的《海的日本文学史》,提倡“海国日本要有海的日本文学史”(转自樋口觉,1998:215)。而1903年日本学者高桥铁太郎出版的《海洋审美论》则使得海洋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名词被运用到文学审美当中,从而串联起日本文学的新风貌。

另一位对日本海洋文学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者,则是积极推进“南进文学”研究的柳田泉。柳田于1942年出版了《海洋文学与南进思想》,被称为“第一个在学理上以海洋文学实践论证日本‘南进’政策合理性的日本学者。”(商倩,2024:97)他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指出振兴海洋文学的原因,皆在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愈演愈烈,越发重视海洋在国家战略中的意义,这种观念也渗透进日本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学者大西仁就曾指出,“海

洋文学”的提出意味着日本文学领域的“扩张”，而“这种扩张并不是日本人原有的‘海洋意识’带来的，而是为满足不断膨胀着的大日本帝国的需要而形成的”（大西仁，2020：65）。因此，除却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该时期的日本海洋文学大多不可避免地含有“海外雄飞”的思想，被打上了帝国主义的时代烙印。

战后，日本海洋文学几乎销声匿迹，而日本学者关于“海洋文学”的再一次提起则是日本社会进入和平繁荣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83年由佐藤泰正编写的著作《文学中的海》对“日本文学”与“海洋”的关系进行了重审，除两篇欧洲的海洋学研究以外，主要聚焦日本的海洋文学，内容从日本古典文学《平家物语》《万叶集》《新古今和歌集》中的海洋意象，延伸至日本近现代诗歌对“海”的书写，以及三岛由纪夫和吉行淳之介小说中的海洋叙事。提出日本海洋文学中“海”意象的三种含义，即生命的母胎、人类内在情感的反映、与历史和社会文明密切相关的事物。1998年，樋口觉出版了《川舟考：日本海洋文学论序说》，此专著并不只局限于普遍意义上的海洋，而是将川河湖海相连，探讨文学作品与船和流动水系之间的关系。其中，着重围绕《土佐日记》，考察其中海神、海贼、海的武士等与海洋密切关联的形象，力图把握《土佐日记》的航海路线，探索“海国日本”的原点，定位于海洋文学研究的序说，从日本文学的源头挖掘日本海洋文学的脉络。总体而言，日本的海洋文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应该从多元的视角，从古至今，从内部海洋文学到外部海洋文学，进行纵横交错全方位的资料爬梳和文本细读，是一个庞大但却十分有价值的研究。

综上，日本海洋文学可以追溯到《古事记》的神话故事，乃至《万叶集》《土佐日记》《古今和歌集》《平家物语》《新古今和歌集》等古典文学，其中都涉及到海洋的描写，都可纳入到海洋文学当中。而近代以来的米冢太刀雄《海的浪漫史》、小林多喜二《蟹工船》、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井伏鱒二的《约翰万次郎漂流记》、大田洋子的《海女》等近代文学，都有大量的海洋书写；再到辻邦生的《海里面有母亲》、新田次郎的《珊瑚》、高桥治的《波太郎流浪记》等以海洋为舞台的文学作品；以及伴随着全球化视野下对“海洋”的重新认识，例如有田岛伸二《大龟高德的海》、久间十仪《世纪末鲸鲵记》、高桥治《波太郎流浪记》丛书等以海洋环境保护为题材的文学，均可囊括在日本海洋文学当中。

这其中，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凭借其出生于福井县临海渔村的生活经历，以及漂泊于日本各地，往返于中日之间的跨越海洋的空间体验，获得了敏锐的空间感知，创作了众多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学作品，包括《不知火海沿岸》（后改编为《海牙》）等探讨了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公害问题的生态文学作品，以及《一个北国女人的故事》《湖底琴音》

《盲目的人》《能登的细道》等作品，书写了日本海沿岸居民与海洋深刻的羁绊，记述了当地人民对于海洋的深层观察与深刻认识，反映了临海人的生活智慧与生命哲学，更描摹出人们跨越海洋的移动足迹与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特别是长篇小说《饥饿海峡》，不仅是水上勉的代表作，更是二十世纪6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日本海洋文学作品。

二、“海”的空间叙事

小说《饥饿海峡》以战前至战后动荡混乱的日本社会为背景，讲述了樽见京一郎等人物背后的坎坷经历与不幸遭遇，再现了作者眼中的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图景。作品中，男主角樽见京一郎在贫穷与饥饿的驱使下颠沛流离。为了给母亲寄钱，偷窃了三十元钱而锒铛入狱。出狱后却又再次卷入杀人纵火的滔天罪行之中，却意外由此获得巨额的赃款，自此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在东京沉潜了几年之后，京一郎回到日本海沿岸的海港城市舞鹤，借助巨款重整旗鼓，成为了著名的实业家，然而十年后了解京一郎过去的女子八重却意外出现在了她的面前，担心秘密泄露的京一郎将八重残忍杀害。警方在侦察案件的过程中不断抽丝剥茧，逐步清晰梳理出京一郎人生样貌，揭开了他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与自我毁灭的灰暗过往。

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渐展开，小说多次描写了津轻海峡等海域、北海道的岩幌（虚构地名，实际与岩内郡对应）、青森县的大湊、福井县的舞鹤等临海城镇的海洋风景。不断变幻的大海不仅暗示着人物内心的复杂变化，辽阔的日本海也成为了小说中重要情节的发生地。主角京一郎的两次重大的犯罪都与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乘船从北海道逃往本州海上，京一郎杀死了同伴木岛，并利用津轻海峡刚刚发生的重大沉船事件掩盖罪行，而在十年后京一郎害怕隐藏的去遭到暴露，又杀死了前来拜访的八重，并将其抛尸海上。可以说海洋描写同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形成互为明暗的两条线索串联全篇始终，“海”的意象也蕴含着丰富而多重的空间隐喻。

第二天，当我看见灿烂的朝阳倾洒在佛浦的岩壁上时……，当看到金色的阳光照耀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时……，我决定还是活下去。太阳的光辉也可以照射在干过坏事的人身上、照射在大海上。一个人即使做了坏事，如果始终无人知晓……如果只有神明知道……我就像神明发誓……我难道不可以不再做坏事活下去吗。即便是杀了人，也是可以为世人做好事的。于是下定决心，把这件事隐瞒过去。

(水上勉，1976：779-780)

小说《饥饿海峡》不同于推理小说中惯用的密室杀人充满诡异和悬念，而是特意选择了开阔的、无限延展的海洋空间叙述杀人过程。在一望无垠的海面上，人类是那样渺小，所有的行为都显得微乎其微，因而不需要巧妙的作案手法，任何人都可以行凶而不被世人察觉，只有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比邻大海的山崖成为了京一郎两次犯罪的唯一见证者。虽然京一郎杀人，内心是矛盾纠葛的，也曾经想放弃生命，但是，当看到大海上的旭日东升，他重又燃起了生的希望。在他的理解中，既然残酷的大海，第二日也可以沐浴在灿烂阳光之中，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也会造成众多无辜之人的丧生，那么作为渺小个体的自我，一次失手杀人并将别人偷来的钱财据为己有，同样也是可以被原谅的吧。水上勉借助海的空间叙事，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京一郎矛盾纠葛的内心世界，也推动了情节向前发展。

水上勉还借助波涛汹涌的海洋意象，达到了将跨越时空的杀人事件勾连在一起的作用。多年后意外发现京一郎的线索并前来道谢的八重在京一郎的舞鹤“新家”中，看到了里屋会客

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副充满压迫感和冲击力的巨大壁画：“那是一幅描绘大海的画。怒涛汹涌的大海对面，耸立着不知是海岛还是海岬的黑山。海浪如同鱼鳞一般交叠在一起。仿佛可以听到波涛翻滚的声音，这幅大海的画总感觉有些阴沉。”（水上勉，1976：395）这段对壁画的描写，不禁让人联想起小说中对北海道海岸风景的描绘。

海面虽然风平浪静，可是礁石嶙峋的海滨却惊涛骇浪。田岛虽然到岩幌警察局工作已经八年，但是对于雷电海岸叹为观止的景色只不过看到过三、四回。岩石的雄伟就足够令人瞠目，何况从五十多米高的巨大岩石与岩石之间窜出好几条瀑布落入海中。在带有黑色和咖啡色斑点的峭壁上，雪白的瀑布宛如丝带一般注入巨大的洞穴，景象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水上勉，1976：58-59）

《饥饿海峡》中多次出现舞鹤、青森、北海道等不同地域海景的描写与对比。不同于太平洋沿岸闪烁着明艳光芒的海面，北海道的海水颜色则始终呈现黑蓝色、灰黑色，海浪波涛汹涌、海上礁石嶙峋，这种景象与壁画中的风景别无二致，这正是京一郎内心中隐秘角落的具象表征，是没有一日不在京一郎眼前浮现的“恶魔般的情景”。即便这十年里，京一郎在法律层面逃过一劫，却始终无法从内心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北海道波涛汹涌的大海无一日不席卷着京一郎的内心。京一郎挣扎着从北海道跨越海峡逃到舞鹤，从犯罪嫌疑人犬饲多吉摇身变为实业家樽见京一郎，却没能跨越内心之中的那条黑色的海沟。当他通过做善事拼尽全力试图将其抛掷脑后时，可怕的记忆还是如同抛向海中的漂流瓶，一次次被推到京一郎的面前。而在十年后，当命运让知晓京一郎身份的八重再次出现在京一郎的生活中之时，他便被恐惧击倒，不再做坏事的誓言瞬间就化为乌有。也正是在这幅卷着暗黑色波涛的壁画前，京一郎因为担心八重告密而再次痛下杀手。小说通过波涛汹涌的暗黑色的海的壁画将两个杀人现场联通，把阴云密布、海浪翻滚的北海道海域与京一郎的两次犯罪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可以说，北海道与本州岛之间的津轻海峡既是实际的海岸线，同时也是横亘在京一郎与他梦寐以求的幸福安定生活之间的境界线，美好的生活仿佛是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虚幻的场所。《饥饿海峡》中的海峡空间就像隔绝一切的密室，京一郎无论怎样挣扎，也必将永远在北海道海面上的“恶魔时刻”中彷徨。在小说中多次通过现实或壁画反复出现的黑色的海洋，在话剧中则转变为始终在舞台不断回响的汹涌的海浪声，隐喻他苦苦挣扎却始终逃脱不了的命运。

三、“饥饿与罪恶”的社会海洋的空间隐喻

然而，小说《饥饿海峡》并未停留于人物内心与“海”意象的映射，还通过海洋书写深刻反思和批判了京一郎等人犯罪背后的社会原因。水上揭示了战后全民上下饥饿贫穷状态下的日本，就如同张开血盆大口的“饥饿海峡”，吞噬着每一个挣扎在如暴虐的大海上的日本人。在这样的状态下，很多人为了生存而犯下了罪行，并背负着罪孽艰难地生存下去。结合《饥饿海峡》水上勉的后记也可看出，小说不只是描写“战后的饥饿时代……不得不杀害他人才

能生存”的京一郎的人生，“起初作者就计划将主人公设定为犯罪者，沿着追踪他的警官的足迹，来述说对人生及社会的思考”（水上勉，1976：791）。因此，贯穿作品的海洋空间叙事与人物命运紧紧扭结在一起，并隐含着作者水上勉对于社会本质的深入思考，成为揭示作品主题的关键要素。

长篇小说《饥饿海峡》顾名思义包含着“饥饿”和“海峡”两个词语，“饥饿”以拟人的手法形容了“海峡”或“海洋”如同人一般的“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的状态。即“饥饿海峡”包含两个海洋：一个是指波涛汹涌的自然地理空间的海洋与海峡，另一个暗喻波澜万状的社会空间的海洋。而在社会海洋空间中涌动着无数挣扎在“饥饿的海岸线”上的人们。《饥饿海峡》便以这样的隐喻和象征意义，构筑了案发现场的海洋空间和犯罪者隐匿的“都市海洋”空间，二者都与犯罪的动因——“饥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作为故事情节的发展与转承起伏重要的都市空间——东京，仿佛是海洋当中的漩涡，不仅承载着勾连北海道与日本海沿岸自然地理空间的必经之路，也表征了各种人物交汇与聚集缠绕的“社会海域空间”的特性，架构了水上勉指向社会批判的路径，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因此，如果从人员流动的“社会的海域”来看，东京作为小说中人员集散的中心，显然，日本海沿岸—东京—北海道三大空间是以“人口的海洋”连接而成的一个广阔的“社会的海域”。《饥饿海峡》的故事和人物同时也是在这一“社会的海域”中起伏跌宕。

小说通过碎片化的剪影，描写了单个个体的杀人犯罪背后牵扯出的社会环境的整体黑暗。这种黑暗在日本经历经济振兴之后依然没能改变。在水上勉创作的同名话剧中，弓坂与东京的警察胜见就对东京都市展开了探讨，表面上仿佛依然风平浪静的都城，实际上不过是混杂着污泥油水的，暗藏杀机的浑浊的“海洋”。

弓坂：这座都城真像是大海

胜见：是被污泥油水弄脏了的大海吗？

弓坂：啊，是不是污泥油水，这个我还搞不大清楚。前几年来东京的时候，上野火车站附近还是一片废墟，现在完全复兴了。有人说，这意味着人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日本人确实是很坚强的啊！难道这是战败的国家吗？谁都会感到惊讶，美国式的漂亮楼房都已经盖起来了。

胜见：这只不过外表复兴罢了。要是查查每家每户的根底，不是搞黑市买卖的，就是做强盗。奸险狡猾的人们摇身一变，正经起来。当然要摆出一副城里人的面孔。说来也很奇怪，如果建筑物看起来很漂亮的话，那么，连住在里面的人也都像健全的首都市民一般。然而直到最近，他们还是黑市投机商人的伙伴。

（水上勉，1978：11）

从小说中将京一郎捉拿归案的弓坂、胜见等警官的对话可以想见，在案件破获之后，他们的内心却产生了强烈的动摇。在犯罪依旧甚嚣尘上的社会这片汪洋大海之中，城市显现着一派复兴景象，住在漂亮楼房里面的人们也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然而其实质却是刚刚战败的国家，住着奸诈狡猾，做着犯罪的勾当的人们。整个社会就像那暗黑色的大海，整体都是黑暗的。而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当中的人们，无法抗拒恶的环境，警察也无法遏制这一环境滋

生和培育的人的恶德和恶行。使得行使正义的人们开始对罪孽根源产生了质疑和迷茫。“他们的内心就像裂开了一个大洞一般，萌生了新的悲伤。”“难道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吗？因为我们揭露了樽见京一郎的罪行……我们就真的做了一件好事吗”（水上勉，1978：780），对于这一问题，众人是无解的。而在小说的结尾，当京一郎被押送回北海道，乘船再次跨越津轻海峡时，他纵身一跃跳入海中。看到京一郎的自杀，味村长久的苦痛却终于释然了。

当味村看着波涛翻滚的海面上掀起的白色航迹时，对部下的过失十分愤慨。可是，过了不久，他心中那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如今却迅速膨胀，发出一声巨响后破裂消失了。

“京一郎死了……难道他希望死在这片海里吗”

味村一边自说自话，一边木然地望着这刚刚将百年不遇的重犯吞噬的大海。

此时，海面突然变得波涛汹涌。在味村的眼中，闪耀着晚霞光辉的天空逐渐开始降下夜幕。转瞬间，北方的海面一片漆黑。

海峡上的太阳落了。

（水上勉，1976：780-790）

小说《饥饿海峡》以海峡中的海难开篇，在描写了自然界的海洋与人类社会海洋中发生的种种人间悲剧之后，最终又以海峡收尾，小说中的众人都在这一刻被吞没于海面的黑暗之中。这一幕黑暗的场景震撼人心，黑暗也成为了《饥饿海峡》贯穿于小说全篇的巨大背景，在1995年的改定决定版中，水上勉更是删去了小说中有关电灯的描写，并在后记中重申了“黑暗”在作品中的意义：“现如今已经进入了在荧光灯下阅读千年前道元或荣西德入宋旅行记的时代了。越来越少的人能够想象二人在漆黑的夜路中提着油灯步履蹒跚地登上禅寺前的台阶的景象。樽见京一郎也不知道成为原发银座的若狭湾，他工作的时候，东舞鹤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明亮的路灯。”（水上勉，2005：379）都市生活的人并不了解真正的彻底黑暗与寂静，却在水上勉的作品中对此多次呈现，这不仅反映了临海村落的原始、恐怖氛围，黑色的海洋空间、滨海城村空间作为水上勉书写近代化进程中的日本社会的重要视点，对其漫长的夜幕的描写更蕴含了作者对于社会黑暗的批判。“在战后日本荒废的风景中，八重从故乡开始的逃亡、樽见的犯罪同样令读者产生深刻的共鸣，水上勉并未回避这种描写中存在的矛盾。”（木村光一，1977：8）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的人生都作为历史的侧面，不仅反映了战后饥饿时代的社会真实面貌，也蕴含了水上勉对日本社会未来发展的质疑与担忧。水上勉通过对双方悲苦命运的描写，创作出使人产生共鸣的作品，意欲引导人们审视各自内心的原罪。如同在话剧《饥饿海峡》中，波涛起伏的浪浪声作为背景音贯穿全剧始终，响彻整个剧场，每一位《饥饿海峡》的读者既是这一幕剧的观众，同样也是“曲中人”，内部叙事空间的解构，内部与外部的贯通，饥饿海峡并非只是虚构的空间，它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京一郎耳畔汹涌的浪涛，也同样在现实的众人耳中不断回响。

四、结论

本文以长篇小说《饥饿海峡》为中心，以贯穿全文的“海”的空间叙事为切入点，深入

剖析了作为水上文学中空间象征符号的“海洋”在作品中所蕴含的特殊寓意，探究了海洋书写在塑造人物、表现主题和推动情节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水上勉在文学创作中对于日本近代化发展中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水上勉通过“饥饿”与“海洋”空间意象，建构了日本海沿岸-东京-北海道三者相互连接的空间，并将自然与社会有机联系起来。正如前节所述，《饥饿海峡》中，“海洋”意象并不单指自然地理空间，也同样暗喻着波澜万状的社会空间，因而“魔都”东京作为日本海沿岸人前往北海道的中转站、战后“饥饿海洋”的漩涡以及“社会海域”的中心，也流淌着同样的“海水”，与两大空间以“人口的海洋”相连。因此三大空间共同组成了小说的连续的叙事空间，这片幅员广阔的地理版图反映了水上勉对地域概念所具有的均一性、连续性的重新探讨，整个日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犯罪海域，类似樽见京一郎等人的杀人、抢劫、走私、洗钱等等犯罪在日本的各个角落上演，不只是某个个体，而是所有人都在战后饥饿的海洋中挣扎，不得不踩着他人的尸体才能够浮出水面，包括作者自身都在为了生存发生着异变。如同水上勉在《我的六道暗夜》中所说，为了生存不断萌发的欲求的催逼下，“心魂早已不知不觉浸染黑色，成了利己执拗的灵魂”（水上勉，1998：237），这几乎成为了每个经历过战后饥饿年代的日本人的必经之路。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海洋书写的解读与诠释，挖掘海洋与民族精神、国家性格、地域特征、社会问题的关系，使得海洋文学备受瞩目。段波在《“海洋文学”的概念及其美学特征》一文中指出，真正的海洋文学应当“在作家笔下，海洋成为映照人类与自然、人类与自我以及人性的一面镜子，往往在伦理、道德、精神、文化、宗教等方面赋予人类深刻的启示和教育。”（段波，2018：113）《饥饿海峡》正是这样的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水上勉借助“海”意象和海洋空间叙事，从不同维度展现“海洋”的丰饶面貌的同时，抒发了作者对于人性的美与罪恶的深刻思考，也表达了对战争带给人们的悲惨命运的批判，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与反抗，这也正是水上文学时至今日依然经久不衰，发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谢辞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现代化进程与20世纪日本文学的中国东北都市书写研究”（L24AWW001）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参考文献：

- [1]大西仁(2020)「戦時下の日本における海洋文学の提唱とその経緯」『跨境：日本語文学研究』(10):57-75.
- [2]木村光一等(1997)『水上勉全集 月報:6』中央公論社.
- [3]幸田露伴(1947)『露伴全集 第24卷』岩波書店.
- [4]樋口覚(1998)『川舟考 日本海洋文学論序説』五柳書院.
- [5]水上勉(1976)『水上勉全集 第6卷』中央公論社.
- [6]水上勉(1978)『水上勉全集 第26卷』中央公論社.
- [7]水上勉(1998)『作家の自伝 74 水上勉 冬日の道/わが六道の闇夜』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 [8]水上勉(2005)『飢餓海峡 下 改訂決定版』河出書房新社.
- [9]陈思和(2000)「试论 90 年代台湾文学中的海洋题材创作」『学术月刊』(11):91-98.
- [10]陈绪石.「民国学者的海洋文学地理研究」[<https://new.qq.com/rain/a/20230410A02VQ600.html>]
2024-7-8.
- [11]段波(2018)「“海洋文学”的概念及其美学特征」『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4):109-117.
- [12]段汉武(2009)「《暴风雨》后的沉思：海洋文学概念探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
15-19+139.
- [13]龙夫(2004)「回归大海的倾诉：日本学者论海洋文学的发展」『海洋世界』(7):22-23.
- [14]柳无忌(1942)「海洋文学论」『海军建设』(12).
- [15]商倩(2024)「论柳田泉的日本海洋文学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1):97-107.

刘 楚婷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刘 伟 武蔵野大学グローバルスタディーズ研究所 客員研究員・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